



會址：三峯旺律 54 號

電話：31866

(非賣品)

發揚「五一」鬥爭精神

一年一度的國際“五一”勞動節又來臨了，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懷着興奮的心情，熱烈地慶祝和紀念這個偉大和光榮的節日。我們全體勞動人民，特別是我們工人階級，同樣懷着激動的心情，克服了重大的政治壓力和各種的困難，通過各種方式來熱烈地慶祝和紀念這一偉大的節日。

今天——五月一日，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從各個不同的角落裡，發出了共同的聲援。鮮明的“五一”紅旗飄揚全世界，她像太陽一樣，照在了整個世界，照亮了勞動人民的光明前途，啟迪了工人階級為爭取自由解放的革命道路。一切吃人的魔鬼正在顫抖，正在驚惶！資本主義舊世界正在動搖、正在崩潰！

我們知道，勞動人民是人類物質富有的創造者，沒有勞動，就沒有人類、沒有輝煌的文明，就沒有今天的文明世界。但是，多少個世紀以來，勞動人民一直承擔着“治於人”——被压迫、剝削和奴役，是許牛馬不如的生活。特別是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人民不但失去了自己一切的勞動果實，同時失去了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基本權力，工人的工作完全失去了保障，更談不到合理的待遇待遇了。

為了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奴役制度，爭取合適的生活待遇和保證工人的工作，以及爭取工人應該有的基本權力，美國芝加哥工人在一八八六年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和集會，反對過時工作，爭取“三八工作制”（即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學習八小時）。在這一場的斗争中，美國資產階級統治者進行了殘酷的鎮壓，破壞了工人階級合規的要求。但是，廣大的工人階級並不因此而棄自己的斗争，更不因此灰心，反而使他們更有信心做好長期斗争的準備。於是到一八八四年五月一日，卅多萬的工人聯合在

職業工友聯合會的領導下，在芝加哥城又展開了一次範圍浩大的遊行示威，並發動了全國的罷工。在這一場斗争中，美國統治者採用了水龍頭、警棍和開槍射擊等慘無人道的手段鎮壓工人的斗争，使工人的鮮血染紅了整個芝加哥城。但是，美國工人並不因此而屈服於資本家，也不因此而向資本階級統治暴君們投降，更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為爭取工作保障、改善待遇和基本權力的斗争。相反，經過一連串鮮血洗禮過的美國工人，更加團結和堅強起來了，使他們更勇敢地面對一切慘酷的現實。因此，過後美國又開始展開了一連串有計劃有步驟的罷工、罷市、罷教等高溫烈火的斗争。經過長期艱苦的英勇斗争，美國工人終於在一八九〇年享有了“三八工作制”的權力。這是工人階級第一次通過自己頑強的斗争所取得的最大勝利。這個勝利的消息不久就傳遍了整個歐美各國的工人，以致傳遍全世界各地的工人，它大大的鼓舞了各國工人的斗争，從此各國工人的斗争就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使各國工人的斗争不斷的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

為了更好的把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斗争統一起來，為了更好地加強國際工人運動，為了加強國際工人運動大團結，為了把千千萬萬的工人斗争意志集中起來，以及為了發揚美國芝加哥工人偉大的鬥爭精神，在美國工人還沒有徹底取得“三八工作制”的勝利以

(轉入第二版)

五一遊行事件聲明

五一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偉大節日，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都懷着無比自豪的心情來慶祝和紀念這偉大的節日。我們聯合全星左翼工團為了慶祝和紀念這偉大的節日，曾經多次向政府申請慶祝大會的準許和召開群衆大會的地點，但卻遭英帝傀儡政府（聯盟與行動黨）野蠻無理的拒絕。但政府並不為此而停止壓制工人慶祝五一的合理要求和行動，反而更進一步，在五一前夕於光天化日之下，派政治部人員和警察公然的進入各工團的會所逮捕工會負責人，破壞工會日常活動秩序，甚至連會內慶祝五一的權力政府也剝奪了。

五一當天，政府出動了數千名軍警和政治部人員，不但封鎖了花拉公園草場，同時封鎖了工會的會所，阻止工友進入自己的工會，造成全島的恐怖氣氛。在這樣的情況下，工友們被迫展開全島性的遊行示威，這一方面對政府無理壓制工友慶祝五一和逮捕工會負責人表示強烈的抗議，另一方面是發揚國際工人階級傳統的戰鬥精神。這是正當的，合理的和正義的，是我們每一個工友所應有的最基本權力，任何人都不允許干涉和破壞的。

然而，政府却出動了全部武裝軍警和政治部人員，進行暴力鎮壓和殴打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工友，並且逮捕了兩百多位和平示威工友。政府這種無理的強暴行為是非法的，它侵犯和破壞了我們工人階級的基本權力。這不但是我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一種野蠻的挑戰，同時也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挑戰。因此，這不但暴露了聯盟和行動黨政府反工人的本質，同時也充分的暴露了其充當英帝國主義者傀儡的本質，更進一步暴露了“馬來西亞”究竟是什麼東西……只不過是壓迫人民的一個新殖民主義的工具吧了。

就政府這種強暴行為，我們全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提出最強烈的抗議，並要求政府馬上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捕工會領袖和遊行示威者，否則，將要面對全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堅決的反擊，我們決不會在我們的兄弟姐妹被捕和迫害下表示沉默！

我們呼籲全體工人階級提高警惕，加強團結，做好準備，為保衛工人階級基本權力，為爭取釋放所有被捕的工友和工會負責人而堅決斗争到底！

（接第一版）

前，於一八八九年各國工聯會在法國首都——巴黎召開了一次聯系大會，正式通過了“五月一日”為國際勞動節。這就是“五一”的光榮歷史，是一篇先烈們血鮮鮮寫成的戰鬥史詩。

“五一”的偉大戰鬥精神在啓示我們：全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要擺脫牛馬不如的生活；要解除和打斷身上的枷鎖和腳鐐；要剷除一切人壓迫人和人剝削人的不合理制度，爭取徹底的解放和過着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就必須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向資產階級和一切反動派展開堅決和不妥協的鬥爭。

因此，正當我們慶祝和紀念這一個偉大的節日時，不妨來看看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是一個什麼社會，看看我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生活。

顯然，今天我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是一個人吃人，人壓迫人和人剝削人的不合理社會。生活這樣的社會裡的我國勞動人民，正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工人的工作是沒有保障的。我們可以從東海岸的漁民，到西海岸的稻農和全國各地的礦工與膠工那裡就可以看到一片悲慘的景象。在翁姑·阿茲所著的一本題為“經濟與貧窮”一書中，就詳細的描繪了這種悲慘的景象，這是一百多年來在英帝國主義者統治下沒有改變過的現象。

隨着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成立後，我國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了，特別是我們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尤其是星洲人民更顯著的看到這一點。由於新殖民主義的產物“馬來西亞”的成立，帶來了一連串的經濟對抗，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日益增加，增稅等。不但如此，更進一步把我國數以萬計的大好青年強迫去當兵，把我國推上了戰爭的邊緣。這豈不是痛苦上加苦，難上加難嗎？

當然，要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社會，改變這種悲慘的生活，唯一的道路就是全體勞動者組織起來，團結起來，通過集體的力量向資產階級和封建主，以及目前當政者——聯盟（接第六版）

我們對斗争口號問題檢討後的建議

三月廿一日，全星工團聯絡秘書處，就當前局勢與政治斗争口號問題，分發了一篇題為“關於當前形勢與斗争口號問題的探討”的文章。文章中就當前形勢的分析結果，提出了“解散大馬，退出大馬”作為目前政治斗争的口號。並要求各工團對這個問題研究後向秘書處提供意見。因此，我們經過研討後，就此向秘書處和兄弟工團提出我們對秘書處所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斗争口號的意見，以及我們的幾點建議。

關於秘書處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作為目前的斗争口號問題，我們經過研究後，認為這是一個不正確和非常錯誤的口號，錯誤在那裡呢？以下讓我們指出這些錯誤所在吧！

(一)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口號

我們首先要指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斗争口號，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要求“解散大馬”，另一方面却在某種條件下（星洲退出）接受“大馬”的存在。因為如果要“解散大馬”，就根本不會存在“退出大馬”的問題了，如果說有，那麼究竟是從那一個“大馬”中退出（既然要解散大馬）呢？星洲“退出大馬”，這裡面就有兩種含意：(一)承認“大馬”合法的存在（儘管是暫時的），與此同時要“解散大馬”豈不是自相矛盾嗎？(二)既然星洲可以從“大馬”中退出，那麼這就意味着“大馬”並沒有被解散。因此，我們不必談到這個口號的基本內容和意義是什麼，而單單從邏輯上來看已經是不適合與不合邏輯的了。

(二)這不是一個革命性的口號

“解散大馬，退出大馬”，不是一個革命性的口號，它沒有一種戰鬥的精神和氣魄。這不但不能加強人民反殖反大馬的斗争意志，反而只能削弱或緩和人民堅決反殖反大馬斗争的意志。為什麼呢？因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是對反動派的一種要求或是一種呼籲，要達到這個目的——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其主要決定意志是英帝和反動派。因此，它很容易把人民堅決反殖反大馬的斗争願望，寄托在英帝和反動派的“同情”與“諒解”的基礎上，以為他們會懸崖勒馬，自行解散大馬。從使他們宣佈解散大馬，那麼這也就意味着英帝傀儡政權的繼續存在。因此，總的說來，這不是一個革命性的口號，不是工人階級的口號，而是資產階級的口號。

(三)出發點的錯誤

提出“退出大馬”，基本上出發點是錯誤的，它只是從星洲這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只顧到星洲人民的痛苦和災難，而忽視了聯邦和北婆人民的痛苦和災難，以為只要星洲退出“大馬”就行了，至於“大馬”繼續存在那是別人的事。秘書處的文章分析說，因為目前已經很多人不滿“馬來西亞”了，以及有要求退出“馬來西亞”的願望。我們要問：是不是其他邦人民就同意“大馬”呢？當然不同意，而且他們正採取了最堅決的武裝斗争來粉碎馬來西亞，打倒反動政權，包括馬來亞在內，而我們呢？却在這嚴重的時刻要求獨自退出“大馬”。今天不但是我國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正在集中一切力量粉碎“馬來西亞”，同時亞非各國人民也盡一切力量支持粉碎“馬來西亞”的斗争，而我們却把群衆反殖反“大馬”斗争的整個問題，轉移到要求星洲退出“大馬”的這一局部問題上來。

(四)這是反“大馬”鬥爭中的一種妥協

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作為目前斗争的口號，基本上就是在反“大馬”斗争中的一種妥協政策，怎麼講的呢？理由是：今天我國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都把反“馬來西亞”斗争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通過自己的意志，提出粉碎“馬來西亞”的堅決戰鬥性口號，而我們却提出“解散大馬”，這就是把反“大馬”的決定意志寄托在反動派自行解散“大馬”的幻想上去：“退出

(轉入第四版)

大馬”，這就意味著與反動派講條件，以為只要允許星洲退出“大馬”，至於大馬繼續存在或不存在，都是別人的事情了。

(五) 目的是什麼？

“退出大馬”的目的是什麼？或者說內容是什麼？根據祕書處文章的分析，概括有以下兩點：(一)爭取內部完全自治；(二)解除人民由於“馬來西亞”所帶來的痛苦。可以達到這些目的嗎？答案是肯定的一一否。

現在有一個殘酷的現實正在啓示我們，教訓我們，即北加里曼丹人民為反對“馬來西亞”，爭取祖國的解放和獨立，而經過了兩年多的武裝革命，還未達到他們的崇高目標，那麼星洲又是要通過什麼方法來迫使英帝國主義者允許星洲退出“大馬”而爭取完全內部自治呢？這是一方面。如果一旦英國允許星洲退出“大馬”，給星洲實行完全內部自治，甚至獨立，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想像這個所謂“自治”或“獨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了——如果不是李光耀傀儡統治也就是其他傀儡集團統治下的英殖民地——同樣是新殖民主義的把戲，這是另一方面。當然也就不必幻想由左翼領導下的一個真正的內部自治或獨立的星加坡了。(二)在這樣的情況下，退出“大馬”的星洲與在“大馬”中的星洲又有什麼不同呢？顯然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那麼所謂“退出大馬可以解除星洲人民的痛苦”基本上就是一種幻想（一場騙局）。那麼就更不必談到以後要怎樣和什麼時候拚了，也就更不必談到趕走英、澳、紐侵略軍，爭取完全的自主權了。

(六) 這是策略嗎？

祕書處文章分析說“退出大馬”這個口號作為一個短期的鬥爭目標，其策略性比目的性還要強的……“我們沒有辦法理解這裡面說的是什麼，難道策略是沒有目的亂制定的嗎？但是又說這是“一個短期的鬥爭目標”。目標也可以說是目的。所以這是很含糊的。

也許祕書處所講的策略，意思就是指“退出大馬”的口號主要就是利用這個口號作為團結群衆，發動群衆和組織群衆及號召群衆展開鬥爭吧，因為這是一個吸引群衆的口號。現在我們要了解，團結群衆，組織群衆

發動群衆及號召群衆展開鬥爭，為的是什麼？實現一個完全內部自治嗎？解除目前在大馬中的痛苦嗎？前面已經指出這是一種幻想，是不是這個“策略”要把群衆帶到一條幻想的道路上去呢？當然我們不能夠這麼做，這等於號召群衆到“水中撈月”。因此這也就不是什麼策略了，如果說是策略，那就是一個錯誤的“策略”。同時我們要指出，吸引群衆的東西就不一定是正確的、對的東西。

(七) 對當前局勢特點的分析（錯誤）

祕書處文章對當前形勢發展總特點的分析時，總結的指出：“一次又一次的瘋狂鎮壓一天天接近，一次又一次的鬥爭高潮也一天天接近”。這也是不對的。過去當面對國民服務登記時一些人說：反動派的鎮壓形成低潮，現在又把一次又一次的鬥爭高潮的到來，說是由於一次又一次的鎮壓所致。以前認為反動派的鎮壓致使局勢出現了低潮，因此，不能“盲動”現在却認為鎮壓才有高潮，因此，如果沒有鎮壓，就沒有鬥爭高潮，當然也就不能夠“盲動”了；同時也把鬥爭的高潮寄托在反動派野蠻的鎮壓行動上，這樣將把左翼運動永遠置於被動的地位。

實際上，反動派之所以要鎮壓，那正是因為鬥爭不斷的一天一天走向高潮，威脅和動搖了他們的統治地位，所以才不斷地採取鎮壓行動，企圖作垂死的掙扎。

今天形勢發展的總特點是：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正一天一天的發展和壯大，英殖民主義者和一切國內反動派正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

由於我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不斷發展；由於整個東南亞和全世界人民革命運動的不斷發展和壯大，使腐朽的英帝國主義者，不可能再直接統治星洲和北加里曼丹人民，但又不願放棄奴役這些地區（包括聯合邦）人民的政策，因此便要新殖民地主義的花樣，利用其在舊殖民地時期所培植的奴才，強硬地成立馬來西亞，把馬來亞（包括星洲）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受制於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之下，企圖以此來緩和人民的不滿情緒，進而壓制我國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

但是，事實的發展剛好與英帝國主義者的主觀願望相違，它不但不能緩和與壓制我

（接第五版）

國人民及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反抗斗争，反而加據了兩國人民為自由解放而斗争，並且也獲得了各國人民的支持，特別是獲得了印尼人民和中國七億人民的堅決支持，使我國人民在反新殖民主義產物的“馬來西亞”及其傀儡政權的斗争中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基礎，對在國內加強民族民主統一戰線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我們的民族在偉大革命的鞭策下，正不斷地覺醒，近來反動政權不斷加強迫害和逮捕我們的馬來同胞，迫使許多有正義感的青年在各地區進行一連串的武裝反抗，從報章的報導中可以知道，他們之中不但有我們華族同胞，同時有大量的馬來族同胞。反動派故意把這些英勇的革命青年稱為印尼人，但我們從所有被指控於法庭者看來，都是我們馬來亞同胞。同時，工人階級為了反壓迫和反剝削也展開了一連串要求改善待遇的經濟斗争，我們不管那工會的領導層是真心為工人服務，或是被工人不滿現狀的情緒的壓力所促使，却說明了我國工人階級的覺悟和反抗正一天天的提高和加強。從所有這些事實中，都說明了目前我國的民族民主運動正一天比一天走向高潮；說明了人民反殖反帝斗争的浪潮正一天比一天的高漲；說明了我國人民反“馬來西亞”及英傀儡政府（聯盟和行動黨）的斗争浪潮也正不斷地高漲（而不是一天天的接近）。

英帝國主義者企圖通過成立“馬來西亞”這一政治手段來軟化人民的反抗意志，而強化其傀儡的統治地位，但是這一企圖完全失敗了。因此，他們就必然要加強其軍事和政治獨裁的統治了，當然也就必然要加強其暴力鎮壓人民了，目前已經是這樣做了（不是“一天天的接近”），如緊急法令、增兵、抽壯丁、增稅（為應付龐大的暴力機關——國防的開支），封團體（包括最近四個社陣的支部），連續不斷的逮捕和迫害愛國民主人士……。但是，這一切並不能阻礙我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也不可能挽救英帝國主義者及其傀儡政府走向死亡的命運，而只不過是作垂死掙扎吧了。他們（英國）越要求其盟國增援和援助，就越說明了他本身的虛弱無能，而不是它的強大。

(八)關於怎樣反“大馬”的問題

根據祕書處的文章分析說，“解散大馬

，退出大馬”這一個口號的提出，主要是“為了使斗争更具體和更有步驟，制定一個短期的策略性的目標是需要的，否則，人民群衆將不知從何斗起”。

現在我們要問：是不是這個口號的提出就“更具體和更有步驟”的解決了關於怎樣反“大馬”的問題呢？我們的答案是沒有。如果說“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就是反大馬的話，那麼我們要問，怎樣來“解散大馬”和“退出大馬”？祕書處的文章並沒有根本的解答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口號並沒有“更具體和更有步驟”的解決關於怎樣反大馬的問題。相反，它只能更進一步來模糊人民反“馬來西亞”的斗争吧了。因為在反“馬來西亞”，打倒英帝傀儡政權的斗争中，我們馬來亞人民老早就懂得自己應該怎樣做，以及從何做起，而且也正在做。而星洲是馬來亞的一個整體，馬來亞人民所走的道路，就是星洲人民所走的道路，當然也就基本上解決了關於星洲人民要怎樣粉碎“馬來西亞”和打倒英帝國傀儡政權的問題。

但是，從馬來亞的全局來看，星洲又有它另一種的特殊條件，因此又規定了它應該在這裡着重地開展另一種的斗争，更好地配合全國的斗争，關於這一點，在理論上老早已經解決了，在我們對“國民登記”斗争的總檢討”一文中（“木聯之聲”號外版）談到星洲所扮演的角色時，論述了這些問題。而現在所存在的是我們怎樣來實踐關於在理論上已經具體地解決 的問題。這才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實際問題（當然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裡討論這些問題，因為這是另一方面的問題）。

而祕書處却脫離了馬來亞的根本問題（怎樣斗，怎樣反的問題）來單從星洲作出發點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問題，這樣一來本來已經解決 的問題（怎樣反大馬的問題）變成沒有解決了。是不是靠未來的選舉的斗争就可以迫使英帝解散“大馬”和允許星洲退出“大馬”呢？這是不可能的，很明顯的，這就是一種“議會迷”，以為可以在人民群衆的壓力下，在談判桌上說服英帝國主義者及其傀儡自行解散“大馬”，或允許星洲退出“大馬”。所以說這個口號並沒有所謂“更具體和更有步驟”的解決關於怎樣反的問題，反而是模糊（轉入第六版）

和混亂人民正在堅決的進行粉碎馬來西亞，打倒英帝傀儡政權，爭取祖國真正的獨立與統一的明確和具體的鬥爭目標。

(九)我們的建議

為了加強我國人民反“馬來西亞”的斗争，加強反美英帝國主義者的斗争，加強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加強左翼在今後的斗争中的領導地位，在此我們向秘書處和各兄弟工團提出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首先，對目前的政治斗争口號問題，我們建議：堅決“粉碎馬來西亞”，支持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運動，打倒英帝傀儡政府，爭取祖國真正的獨立與統一。這個口號，基本上概括了目前整個斗争的內容，它集中的反映了我國千百萬人民的共同意志，而且也集中的反映了北加里曼丹人民的共同意志。它明確的和具體的指出了我國人民所應走的道路，也是我們所要走的第一步，然後才走第二步——社會主義社會。

因為沒有真正的獨立與統一，就不會有自由，民主和幸福的生活，為了實現祖國真正的獨立與統一，首先就必須粉碎“馬來西亞”，和打倒英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政權（聯盟與行動黨政府），那麼一切的所謂獨立、自治、繁榮、和平、民主和幸福都是假的，騙人的。所以我們認為“堅決粉碎馬來西亞”，打倒英帝傀儡政權，爭取祖國真正的獨立與統一是唯一最正確的斗争口號，是唯一引導我國人民走向自由與解放的口號，是唯一能夠引導人民走向勝利和解除痛苦的口號，是一條唯一正確路線的斗争口號。我們要怎樣粉碎“馬來西亞”和打倒英帝傀儡政權呢？關於這一點在前面談到關於怎樣反大馬時已經簡要的指出了，在此沒有必要再提了。

(二)由於在“國民登記”問題上，我們左翼領導上已經犯了嚴重的錯誤，造成了目前一些幹部和領導人在思想上產生了混亂，對問題捉不到基本的原則，特別是在急變中的局勢問題，而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這次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口號，基本上是錯誤的延續。因此我們建議要求秘書處及有關的兄弟工團徹底的批判在“登記”問題上所犯的一切錯誤，從根本上糾正目前所存在的一切錯誤思想，剷除一切思想包袱，以至加強左翼真正的團結。

(三)有關“解散大馬，退出大馬”這一探討性的口號問題，原先秘書處交代必須由各工團領導層研討總結了意見之後，然後才公開發表，但是當各工團對這個問題還沒有研討和達至一致意見的時候，而且秘書處也已經知道有些左翼團體和民主人士對這口號有不同的意見，便在“三八”紀念會和有關工團會訊上公開發表這一個錯誤口號的文章，這樣做將誤導和模糊工友群衆，同時也違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因此我們要求秘書處在有關兄弟工團的會訊上發表聲明收回這一個錯誤的口號。

此致
致予工人階級偉大團結敬禮！

(接第七版)

我們相信以社陣為首的整個左翼運動，是能夠克服目前一切困難的。我們從來不因為目前左翼內部的分歧而感到混亂，也不因此而悲觀失望，因為事物發展的規律總是曲折的。任何事物從舊的轉化到新的過程中總是痛苦的。這就是“產前的陣痛”。目前整個左翼運動的思想也正是這樣，最終新的進步思想必然會脫胎而出，這樣整個左翼運動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必然從一個水平提高到另一個水平。這是物質發展的規律，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工會的領導人和“木聯之聲”已經多次向我們指出了。最後讓我們提高警惕，不要上敵人的陰謀！

(接第2版)和行動黨傀儡政府及其幕後的主子——美英帝國主義者展開堅決不妥協的斗争，把“馬來西亞”徹底粉碎掉，把一切傀儡政權打倒，把美帝國主義者滾出去，這樣我國的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

要粉碎“馬來西亞”，要打倒一切傀儡政權，要趕走美英帝國主義，就要學習偉大的“五一”戰鬥精神，必須敢於斗争，不怕困難，不怕犧牲。而今天我們熱烈慶祝和紀念偉大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主要的意義就是要承繼先烈們還未完成的任務，把反壓迫反剝削的斗争進行到底。在“五一”的鮮紅的旗幟下，要求我們堅定不移的與反動傀儡政府及頑固的資本家展開英勇的斗争。這就是“五一”精神的進一步發揚。

讓我們緊緊的握着“五一”的旗幟，以堅強的步伐，英雄的氣魄，向前邁進！

正當“國民登記”問題所引起的分歧尚未解決之際，有些左翼工團又迫不及待的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政治路線的新口號，並且在各有關的工會會訊和“三八”集會上公開發表和貫徹，同時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組織廣泛推行這個新口號。在這個口號還沒有公開提出來以前，那些迫不及待要公開提出這個口號的人士，已經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兄弟工團和民主人士，特別是作為代表整個左翼政治運動中的社陣是有不同之意見的。但是為什麼一些人這麼迫不及待的非馬上公開提出不可呢？況且這個口號是極其錯誤的。

正當人民被混亂之際，星洲人民社會主義陣線所出版的機關報——陣線報，於四月十日（第120期）發表了一篇題為“退出大馬——一個錯誤的口號”的長篇社論。該社論初步分析了關於“退出大馬”是一個錯誤的口號。

該社論指出：“退出馬來西亞”並不一定會瓦解“馬來西亞”、“退出馬來西亞”不會帶給星洲真正的獨立，“退出馬來西亞”無法減輕星洲人民的痛苦。社論繼續指出這個口號最有害的影響是“它轉移人民爭取一個統一、獨立、民主的，沒有外軍駐紮及沒有外國控制的馬來亞這一迫切政治目標（聯合邦及星洲）人民在過去20年來所不斷奮鬥的。”

社論繼續指出：“這口號並不服務於人民的利益，而只服務於英帝國主義和李光耀的利益”並且指出“這個口號沒有幫助反“馬來西亞”及反帝的斗争”。

同時該社論最後號召全馬人民團結起來，為堅決粉碎“馬來西亞”；趕走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本地的代理人和爪牙；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解放斗争；爭取星馬真正的民主獨立和統一而斗争。

對社陣這種嚴肅、認真、負責任的態度和堅定的立場，我們表示堅決的支持。我們一向來不管任何一個政黨或個人，只要他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思想路線是正確的，只要他是真心誠意為人民服務的，都表示堅決的支持。我們一直認為在任何的斗争中，都應該盡量爭取主觀上避免犯錯誤，因為我們

主觀上所犯的任何錯誤，都會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助敵，往往敵人的勝利都是由於我們的錯誤所致，敵人每時每刻都在利用我們可能產生的錯誤，甚至製造條件混亂我們使之產生錯誤。當然我們也應該可以而且應該利用敵人的錯誤，以及製造條件混亂他們使之產生錯誤給我們利用。很明顯的從四月十五日的社論中就可看出他們正企圖利用我們的錯誤了。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社陣能夠及時的糾正這些錯誤，使敵人不能利用，這是值得我們高興的，它給予敵人一棒悶棍，號召人民粉碎“馬來西亞”，等於把一支針刺向英帝國主義者的心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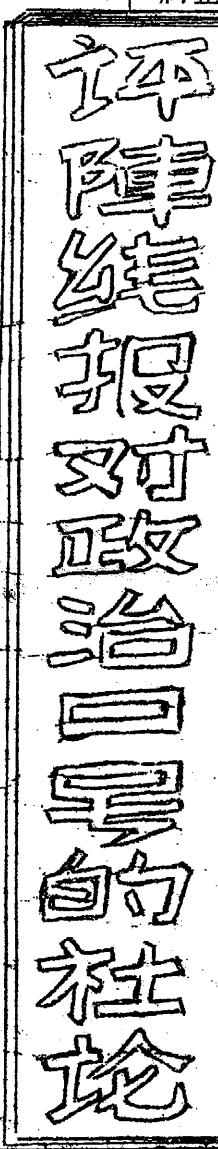
顯然的，經過一段長期思想斗争後的社陣，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比過去成熟更堅定和更機警了。她不但對局勢問題能夠既時的發表意見在輿論上引導人民，而且能夠及時的糾正和阻止左翼內部的錯誤政策和言論，大膽的捍衛左翼運動的偉大事業。

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目前來自左翼內部的一股逆流，它已經開始廣泛地展開運動，向社陣的領導人，特別是該黨主席李紹祖醫生進行攻擊，當然這也是對整個左翼的一種挑戰，因為這也是一種助敵的做法。很清楚的，由於社陣恢復了團結，敵人已經感到不安。因此他們特別利用一些人對社陣的領導人及所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堅持正確主張的人士的不滿情緒（非原則問題的不滿，只是所謂的態度問題或作風問題或對問題的處理方法上的不滿，但這又是一些人企圖利用這些問題來轉移視線吧了）進行攻擊。

企圖這樣來削弱或打倒左翼目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正確主張。

為了避免敵人再利用我們的錯誤，在這裡我們要提醒我會幹部和所有的朋友們應該把一切爭論中的問題拿到主要的原則上來，即那一種政治思想和主張是對的，那一種是錯誤的。只要我們緊緊的掌握這個主要的原則，盡管我們爭得多麼激烈，敵人也無從利用我們，因為真理是越爭越明的。只要我們對問題能抓穩原則，站穩立場，反動派就永遠不能利用我們，同時也難不倒我們的。

（接第六版）



馬來西亞民主運動

我們是採用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它是我們目前憲制斗争的道路。所以我們有必要來了解“議會民主”的本質和它的來源，以及它對我們的影響。

“議會民主”制的投票方法，便是一個人一票制，人人有選舉權和被選權，它是不論資格和財產地位，只要肯為群衆服務，他便能被人推選出來。“議會民主”制是西方社會的產物，它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制度內的產物。在封建帝皇的專制時代，各階級人民不堪受其苦，因此，他們便聯合起來共同推翻封建專制，建立了現在的“民主社會”。但是資產階級為了本身的利益，它強佔了各階層人民所爭取得來的果實。當資產階級向封建統治階級鬥爭時說：“任何人都有參加制定法律的權利，然而當資產階級得到政權後，他們便反過來和農民及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討論”誰有選舉權的問題了，於是所謂民主，已變成資產階級的專有品了。這便是他們規定了“選舉法”：人民要有規定的財產數目符合規定的資格和語言的限制。而且還如訂了除非有“公民權”，否則不管他是不是本地出生的，便沒有選舉權和被選權。因此統治階級便以此來限制敵對階級的選票，以便更長久的統治。

因此，民主議會選舉變成了專門為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特權階級）來統治中下層階級的工具，變成了為統治階級更長久統治，更長久剝削和壓迫的工具，利用它，統治者佔有了電台、警察特務，軍隊，控制了法庭，監牢，和任意修改憲法和法律，並通過了種種法令來限制和壓制迫害無辜的，要求自由、民主、民族解放的人民。除了上面所述之外，他們還訂出了種種有利他們的條件。例如劃分選區，他們以少數票贏得多數席位，其劃分原則是利用統治者的有利條件，把敵對黨的支持者盡量划入少數選區的，其他未能划入者則分屬於大部份選區，如此一來，在少數區內敵對黨的絕對多數票取勝而在大部份選區內執政黨則以相對多數票贏得多數席位。例如目前聯合邦的一百〇四區的選民數，兩區之差，竟有兩萬多票。在鄉村的選民一萬人就可以選出一位國會議員，而在市區則需要二萬到四萬票的多數才能選出一位國會議員，無形中，鄉村選民的一票，就可以等於市區選民的兩票至四票，這就是統治階級操勝券的法寶。例如在一九六一年馬來西亞聯合邦的市議會選舉里聯盟以十八萬二千五百零九票得四百二十五席而社陣則以十萬零九千七百二十六票得七十八席。得票總數相差無幾，但是席位之差則為三百四十七席的震驚駭人的數字。在“馬來西亞”強迫成立後，中央國會的議席，新加坡一百七十萬人口，而在國會中議席有十五席，而擁有人口八十萬的砂勞越却佔有二十四席，擁有人口四十萬的沙白也佔有十六席之多。如此分配，無非是反動派為了更長統治和壓制進步力量的陰謀罷了。

為了標榜民主，點綴民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者便提出了互相競爭控制議會的選舉，以便來主裁國家的戲法。試問多少世紀以來，有那一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在這種戲法下變成了人民自己出來當家作主，自己來安排自己的命運？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在這種所謂和平憲制斗争中打倒資本主義制度，埋葬資本主義。如果你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你就休想在這種制度下取勝。這並不是說人民不支持我們，而是說老奸巨滑的資產階級統治者，決不會心甘情願的放棄他們的政權，放棄了對中下層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如果你想在這種制度下取勝，除非你是和他們一樣的政策，一樣的綱領，和他們是一丘之貉，否則他們便不會讓你來執政。英國的選舉便是一個模範的例子。工黨執政了多少次，可是資本主義的英國還是一樣不變。他們一樣是在壓迫中下層階級，一樣是壓制人民的要求獨立，自由和解放的斗争。目前英國工黨政府還是在支持星馬反動政權，壓制星馬人民要求獨立、自由的民族革命運動，便是一個鐵証。

在選舉時，統治階級為了達到目的，便想出了種種辦法，出盡污穢能手，亂戴帽子，紅帽滿天飛。有些更不擇手段，威逼利誘，甚至將敵對黨的候選人抓入監牢，因此在無敵手下，他們又可重做他們的黃金夢了。如南越吳廷炎時代的選舉，萬人所指的吳廷炎懦夫婦都中選了，可是不久後，他們却如此的下台了。星馬反動統治者也採取同樣的手段，監牢里（接第十版）

爭取自由的鬥爭

自從九·一二事件後，雖然在客觀上創造了有利左派的鬥爭環境；但無可否認的，在左派內部也受了一定程度的壞影響，在最近兩次逮捕行動後，有些人甚至不敢到工會來。當然這也是有着他們的“理由”的；這里且不談。我們認為他們的一切害怕，最主要的是怕監牢（當然這並不包括那些被反動派的迫害而不得不離開我們的朋友）

怕坐監，因此放棄正確的信仰，停止正義的鬥爭，這種人是非常幼稚的，因為我們認為：鬥爭和坐監是不能分開而論的，要鬥爭就要面對坐監。我們看看歷史上的許多偉大政治家，那一個沒有過坐監？那一個不是從監牢鍛鍊出來的？高爾基說過：“監牢是政治家休息的地方”。我們的領袖林清祥同志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監牢是我們的第二個家。”這個事實說明了監牢並不是一件可怕的怪物；再從歷史來說，自從世界上有了階級之分的時候起，便有了監牢的產生。被剝削階級為了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爭取人生自由，要求更好的工作待遇，於是便向剝削階級展開鬥爭，當然剝削階級為了鎮壓他們，便結合統治階級，利用國家機器，向被剝削階級進行逮捕行動，來削弱被剝削者的鬥爭情緒。

我們了解了這點以後，不難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在一個不民主，不平等的社會制度里，監牢便是統治階級利用來壓制及摧殘被統治者的工具；只要剝削階級存在的一

天，監牢是不會沒有的，所以我們絲毫不能幻想或欺騙上是沒有不必坐監的鬥爭的！

同樣的，我們受着英殖民地主義者百多年的統治，自由權益被剝奪殆盡，尤其在“大馬”成立後，人民面臨失業，生活水準越走下坡，且還要替帝國主義去打不義之戰，人命面臨危險。這一切，造成我們展開轟轟烈烈的鬥爭，這是必然的，是歷史給我們的任務。雖然我們懂得，監牢正在等着我們，我們隨時隨地都會被逮捕，被監禁，但是我們不怕，因為我們已經明白鬥爭的正義。我們為着人民，為着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所以我們是光榮的，是有光明的前途的。即使我們坐監，也會有很多人起來支援，繼續我們的鬥爭，直到勝利為止。

最後，讓我借用監牢牆壁上的一句話：“警棍越打骨越硬，監牢越坐志越堅。”

～～～青～～～

我對唯物論與唯心論的認識

唯物論是主張“唯有「物質」才是世界或宇宙的本體，而心或精神却是物質所產生的。如果沒有物質，心或精神是無從產生。

比方還沒有製造飛機之前，我們心里固然有一個飛機的理想，但是如果沒有鳥類或者蜻蜓的啟示，我們的心就產生不出飛機的理想。

我們覺得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不好，是因為它對人民進行壓迫與剝削、人民生活痛苦，我們才覺得它不好，如果世界上沒有帝國主義及新老殖民主義，人民生活過得好，人民也決沒有反殖的思想。

唯心論是主張唯有心才有物質，比方在還沒有製造飛機以前。我們的心里就有了飛機的樣子，又比方說：我們每天都要出賣自己的勞力，不能換得一餐溫飽，各方面不自由，但是我們想到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活比我們更苦，如印度、南越，遭受到水災，風災，內戰、人民饑餓、疾病及傷亡，我們就得目前的生活不會怎樣苦，所以說，「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意識決定存在」。

有一種人說：人是神造的，神把我們的命運安排的，生活痛苦，只要安份守己的忍受這一世痛苦，死後能到天堂去享福，這是唯心思想，所以說唯心論是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利用來迷惑被統治階級的一種工具，我們工人生活痛苦，我們為了解放自己，必然展開鬥爭才能實現，而正確的哲學理論，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這把武器是銳利的，是打倒敵人，解放自己的工具。

～～～秀輝～～～

會 訊

五一勞工大會告白

親愛的工友們：

英帝國主義傀儡——聯盟和行動黨政府，又再次向我國工人進行了血腥的鎮壓行動。在五一前夕，他們橫蠻無理的在光天化日底下，公然衝入工會會所逮捕几乎所有秘書處領導人和五一籌委會負責人，並在五一當天出動了數千名軍警和政治部人員，向和平示威的工友（示威是被迫採取的）進行最野蠻的暴力鎮壓，粗暴的毆打工友，大發催淚彈來驅散工友，並強蠻的逮捕了兩百七十多位和平示威的工友。

誰都知道，五一 是我們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最偉大和光榮的節日，紀念五一 是我們每一個工人應有的最基本的神聖權力，是不容許任何人所剝奪的。因此為了更大規模的慶祝這一偉大的節日，全星左翼工團代表會議所選出的五一籌委會，曾於一個月之前就向政府當局申請有關召開工友大會的地點和準証，但却遭到政府無理的拒絕，連在會內慶祝的權力也被剝奪了。雖然政府曾發表文告說不反對我們在會內慶祝，但是，報答以實際的是當天（五一）政府派了大批軍警和政治部人員封鎖各個工會，阻止工友進入自己的工會，並且在會所周圍進行恐嚇工友。在這樣的情況下，工友被迫展開和平遊行示威，但是，反動政府却採取暴力來鎮壓和驅散工友的正義行動。

據工友所反應，當他們嗅到催淚彈所冒出來的烈氣時，几乎要作嘔，有的工友還當場吐出黃水，由此可見警察所採用的催淚彈並非普通者，它已開始賞試學美帝國主義者在南越所採取的惡毒手段！此外當天無數的工友被野獸般的鎮壓暴動隊毆傷，一位被捕的工友頭部被毆及流血，而且也沒有帶去醫治。另一位是我會會友黃芳，頭部也被毆及流血，共縫了六針，几乎所有的工會都遭到警方人員和政治部人員的干擾，破壞工會正常的活動秩序。他們已經像瘋狂狗似的，到處亂撞，見人就咬。

然而，值得我們在此表揚的是，盡管政府採取了各種強暴的手段來鎮壓工友和逮捕工友的領袖，但却不能阻止工友們慶祝五一的決心。工友們在軍警戒備森嚴下，在軍警野蠻的鎮壓下，堅持了四個多小時的遊行，這表現了我國工人英勇果敢和英雄的氣概，是五一戰鬥精神的光輝表現，並嚴正的回答了反動派：已經覺悟起來的工友是嚇不倒，壓不倒的。事實不正是這樣嗎？自從“2·2”大逮捕事件以來，接着又是一批接着一批的左翼領導被逮捕，左翼團體被封閉，然而工友們的集體行動却一個接着一個而來，如六三年十月八日和九日的總罷工；六四年九月十二日的反軍訓遊行示威；及這次五一的遊行示威。

現在工友們已經提問，既然我們的新聞被封鎖，申請大會準証也被拒絕，為什麼一定要申請呢？反正是不批准的了，以後只要我們想在什麼地方開，什麼時候開，就在那裡開。這說明了政府的法律已經破產。

最後我們呼籲全體木器工友們，與全國各行業工友加強團結，提高警惕，做好一切的準備，共同為爭取釋放所有被捕的兄弟姐妹，為保衛工人的基本權力，為徹底解放工人階級而堅持不懈的鬥爭！

此致

工人階級團結萬歲！

星洲木器工友聯合會啓

公元一九六五年五月六日



找到真理的姑娘

皎潔的明月掛在半空中，馬路上靜悄悄地。一位年約二十左右的少女騎着腳車，手里提着一個紙袋，臉上露出微笑，向着歸家的路上踏着，此時，她內心正為着剛才那種激動人心的場面而喜悅——她被班上同學推選為今年度的級長和模範生，同時在前幾天的作文比賽中也得到了第一名。

“今後我應該更加努力學習，嚴格地要求自己才對，把所學到的東西貢獻出來，才不辜負老師和同學們的期望，決心做一個有為的進步青年”。她一邊自言自語地說。

她叫慧玲，是一個聰明，好靜的女孩子，出生在一個貧苦的家庭里；在她剛滿三歲時，可惡的病魔便無情地奪去了她父親的寶貴生命。從此就跟年青體弱的母親相依為命，母親跟人家收些衣服來補洗，勉強維持母女倆的生活。

慧玲從小沒有進過學校受正規教育，在她十四歲時，由於母親操勞過度因而患上了肺病，而她本身也開始出來找工作，以減輕母親的負擔。好不容易經過一位鄰居的介紹，便在一間紙袋廠里塗紙袋，一天工資一元二角，這是一間規模很小的廠，里面總共只有十位左右的女工罷了。

在這個工作場所里，只有一位叫蘭花的，年齡比較大，其餘都是十五，六歲。由於蘭花是廠里最大的一個，所以每個人都喜歡叫她為蘭姐。

蘭姐曾經受過中學教育，前年因為父親不幸因工廠倒閉而失業；她只好白天工作，晚上還到附近一間團體里讀文化班和負責一些工作。她為人誠懇，學習認真，肯幫助朋友，工友們都非常喜歡和她接近，她常利用吃中飯的時間，抽半個鐘頭來教她們讀書，識字，和講一些做人的道理與動人的故事。每當她們聽到一個故事後，内心都會感到激動，尤其是聽到英雄故事，她們便常常向自己發誓：要學習她們大公無私愛國愛人民底好榜樣，克服困難與不屈不撓的學習精神。

在蘭姐孜孜不息教導，加以她們不斷艱苦的學習下，進步的速度是驚人的。不久，蘭姐也介紹她們去團體參加識字班的學習和文娛活動。

她們在工會正確的指導和集體力量的影響中，思想認識逐漸提高，而且慧玲這個時候已開始當起了二年級的小先生，這是她萬萬想不到的事。她覺得自己連校門都沒進過，而如今竟要負起這項光榮有意義的重大任務，心里的興奮和激昂真是非筆墨所能形容。

慧玲今天之所以會有這個成就，完全是靠她自己堅持學習，克服困難，和蘭姐的苦心教導，朋友們的督促與鼓勵以及工會給予的種種指示。

會里的負責人和幹部對她們這一羣熱情，勤學，苦幹的姑娘寄於無限的希望，但願她們再接再勵，為爭取更輝煌的學習與工作成績而自強不息。

(接第八版)

關了我們的英勇戰士，忠貞的愛國份子，可是這些豺狼走狗，叛國賣民者却逍遙在外，粉墨登場做他們的傀儡。可是他們的政權也將如吳寇政權一樣的倒台，一樣的毀滅。世界上一切的反動派必定要消滅的，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一定要死亡的。取而代之的却是社會主義政府，「人民民主議會」代替了「議會民主制」。

議會民主發展到今天，已經在大部份國家裡頭失去了基礎，逐漸的走向沒落和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各國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人民民主制度，所謂議會民主，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專政，議會民主是資產階級緩和人民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工具。它暫時轉移了一部份人民的目標，緩和了人民強烈要求自由解放的鬥爭。它使人民有信心的去成為議會民主的犧牲品，英美兩大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黨便是這樣的被壓得不能翻身，只能作為他們的民主點綴品罷了。反之古巴，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勝利便是証明了這一點，在目前的大好形勢下，東風壓倒西風的有利條件下，將有更多的被剝削者，被壓迫者被解放出來，建立起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主義政權。